湛軒 三
燕記

湛軒說叢目錄

湛軒說叢

燕行雜記

吳彭問答

正月初一日朝叅旣罷使行出午門余迎候李文于門右仍會坐于西月廊前路一行正官皆以帽帶環立時千官次第退朝見使行多聚觀有兩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數珠觀良久不去兩人皆年少儒雅相顧語甚喜及使行起身出兩人又先後行下輩妄有呵叱亦相視笑無慍色至端門外使行坐軺床少休兩人又近立于前路聞其相與語多及衣帽之制余進問曰老爺熟着我們何意兩人笑容可掬曰着貴

國人物與衣冠余曰我們衣冠比老爺衣冠何如兩人皆笑而不答問其職皆曰翰林問其姓一姓吳一姓彭兩人又問使行及諸譯帽帶者職名余略以實對問其居吳山東人彭河南人問其見住城中何處兩人荅語不可觧時清譯邊翰基在傍使翰基以滿語問之皆曰未學滿語將招他譯問之適有諸王二人騎馬出端門呵衛甚盛使行又起身忽〻不暇問只擧手為禮而別歸館念兩人雖屈身胡庭喜見我華衣冠必有所由也欲一往訪未詳其居館西有庶吉士館使馬頭世八探問焉歸言翰林有多官吳彭兩姓為數三人不辨為誰某云乃購得縉紳案一部

考見兩人職名果爲翰林撿討官吳名湘彭名冠使
世八更以遍探于城外十數日而得彭冠家語門者
以求見之意門者云隨老爺朝叅歸果見老爺與伱
老爺打話慇懃歸後兩老爺累語及不能忘苟有意
來訪兩老爺必喜而過望但老爺適出歸當告此意
與吳老爺掃門而待明日須早來無誤二十日率世
八雇驢出前門行數里至其家止于門外店舍使世
八先報即出言翰林已下堂候門矣乃入門少西行
至中門彭冠果出迎擧手致意引余先行辭謝而行
由屏墻而左吳亦下堦迎揖皆懽笑有喜色至階讓
登彭冠輒挽余先登上堂分賓主設椅而坐吳湘在

彭冠之上堂可五六間北壁置書卓籤軸秩然東掛
一幅畫障下置古董數器中有畫瓶橫假花一枝西
有戶垂錦簾意主人所寢處也略以語致寒暄侍者
進茶仍置筆硯及紙于卓上余先書曰上朝歸路乍
瞻雅儀中心愛慕何日忘之兩人皆擧手稱謝是後
書語相雜不能盡記彭問我國科規又問余兄弟子
女荅畢余亦問之吳永咸有兩弟及兩子彭具慶有
一弟無子云湘字素軒歸篁村年三十九冠字魯亘
歸莊士年三十四彭問余何職余曰無職隨叔父貢
使行欵一見中國彭曰貴處念何書余曰六經及諸
子百家并同中國彭曰有武科否余曰亦與中国略

同卓上有一套書余問之彭曰外省志書現在重修
一統志即披示之乃浙江省志書也彭曰貴処服色
以何者分尊卑余曰倉卒不能盡記亦以網圈為等
品如中國帽頂之制傍有一少年侍立亦戴金頂儀
状雅潔余問其為誰彭曰監生姓周在大學讀書者
在此瞻仰尊儀余曰曾往大學亦見監生無一人見
在何也彭曰在南學即在大學對過有數百人彭問
箕子之後尚有人否余曰平壤有箕子墳及廟以其
孫世襲守廟井田尚有遺址可考余問兩位出身幾
年彭曰由進士出身任翰林九年余曰何年遷官彭
曰明年當遷翰林院侍讀侍講或遷詹事府中允贊

善余曰出身初授何職彭曰中進士初任庶吉士三年後考過授編脩檢討余曰兩位入仕本朝幾代矣曰前世皆不仕彭曰已三世入仕為二三品職又曰貴處學問極大者何人余曰學有三等有義理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詞章之學且問足下所問者何學也彭與吳湘相顧笑曰它還分說如此乃曰儘如尊言三學各舉一人余亦笑曰學分三等世儒之陋見舍義理則經濟淪於功利而詞章溢於浮藻何足以言學且無經濟則義理無所措無詞章則義理無所見要之三者舍一不足以言學而義理非其本乎兩人皆笑稱善余曰京裡有讀書檢身不求聞達者乎彭

笑曰進京者皆兼利達者外省多有京中不曾有余
曰願聞當世宗匠彭曰歿後方能論定在先有湯斌
陸隴其湯河南睢州人陸浙江湖州人余曰呂晚邨
何如人彭掉頭曰死後被罪子孫門人皆發遣余曰
吳三桂末年作何事彭曰僭稱帝謀反誅余問讀禮
通考續編有無彭曰此誰人所編余曰此中國徐乾
學所編豈未曾見乎皆稱未聞余曰先聖後孫亦有
入仕者乎彭曰大宗世襲公爵小支世襲博士衆子
只有二博士余曰四禮從何儀彭曰遵朱子家禮余
曰冠禮三加亦遵家禮乎彭搖手有媿色曰遵本朝
禮余曰喪家動樂此出何禮彭曰此直隸愚民無知

者士人皆不用又曰貴國何時建國現今有年號否
余曰洪武二十八年建國藩邦豈有年號此時有達
官入來年可六十餘狀貌豐偉戴亮藍頂兩人皆下
堦迎之余只下椅立達官上堂賓主皆抑身肅揖達
官又向余款施禮吳謂余曰此李大人余倉卒無以
應彭笑謂李曰宅不會禮李曰然遂就椅坐余下余
謂兩人曰尊客在座請告退吳曰不妨彭曰大人我
同鄉人不必爲嫌李亦挽余共坐余遂就坐李與兩
人見筆談語良久或笑或稱好李曰宅會話否吳曰
畧會說仍傳余語數句笑曰宅說話上學來李曰在
門者必宅之通事使招入去八上堂拱立李畧有語

去八全不解答語極模糊三人皆笑李曰貴處衣服是遵何代之制余曰皆遵明制李指余衣帽曰此是秀才常服乎余曰此軍服也常服闊袖道袍冠大竹帽李曰貴處另有字乎余曰有諺文與滿書字異而義同李曰婦人亦念書乎余曰婦人不會書只解諺文余曰李大人何官彭曰大常寺少卿余曰大常雅樂可聚一聽否李曰古樂失傳余因誦今之樂猶古之樂三人皆未解周監生在傍解聽更以傳誦三人皆大笑余曰雖無大音今之樂近古者猶愈於外夷啁啾之音願一聽之彭曰此乃樂官之事大人不會又曰祭祀則作雅樂平日不作也余曰必有肄習之

所願一就聽彭曰樂府在內務府地方不能入余曰、琴瑟古人化之簡編士人亦當有解之者彭曰讀書人亦有會者此刻無其人余曰有其人則不敢請屈當就聽彭曰有一友而不在此地良久李少卿辭去余欲下堂送之少卿挽余坐亦勸二人無出辭氣甚款時茶已四五行茶罷必令侍者裝烟勸之周生其一少年迭相侍傍少年亦俊雅問之彭堂弟也北壁亦有戶垂簾簾內有婦人笑語聲意主家內眷也彭生自簾內抱一兒來吳替抱而置膝上撫而弄曰此彭友之女兒年方四歲周生問治何經余曰我國無專經法四書三經無不治惟媿博而寡要皆笑彭曰

春秋并治四傳乎余曰然治春秋者甚少彭曰春秋可讀三傳又曰愛看書畫乎余曰亦愛看惟無知識彭令侍者取横軸障子各一來横軸董玄宰書障子文伯仁畫看畢彭曰曾見文天祥眞蹟乎余曰未見彭曰看筆法亦可見文丞相正氣又取一帖來字不過六七十爲人跋族譜文甚簡雅筆畫六道勁余曰久坐恐勞貴體請告退如不鄙外顧留後期彭曰幸接大雅不勝懽抃明日至館中奉候余曰明日進貢物方某亦随入闕中恐虛辱二人相傾移時彭曰二十三日當奉訪門前祈令貴管家照應恐館中人見拒也余曰當令等候惟衙門之意未可知或見拒

當擇門外乾淨去處從容鼎話豈不好便彭曰或在
庶吉士館亦可又問鼎話何意余笑曰三人會話俗
謂之鼎話彭與吳及周生皆大笑彭曰三人曰鼎話
四人則謂何話又戲曰當謂偶話皆笑余曰文丞相
眞蹟請借去誇示一行即當奉完彭有難色曰二十
三日帶去送看盖帖是新粧極其華飾意其寶重
之太過也將出又勸茶送于門外騎驢行數十步回
視二人尚在門前矣二十一日方物有故停納送馬
頭德裕以壯紙二束詩箋一束扇子六把作書曰
伏惟夜來僉候萬安某東夷鄙人也躬候門墻雖
出愛慕汚穢淸捐殊切慊慄乃蒙僉座開懷賜顔

酬酢如響在鄙人固不啻登龍之喜而僉座凡愛之度亦可見盛德之一端也惜乎地品卑微疆域有限終不可以負笈鼓篋側身於偲切之末也進貢方物始擬於今日領納歸聞有故姑退數日今將遣開館中殊恨錯料未副臨顧之盛眷也謹此專人走告不腆土産聊替鄙誠交際執贄有古禮在焉幸勿見却不宣

德裕歸言始至門者先報出言老爺不在家强而後開封只以書入少頃出以還給累請之終不聽不得已持歸二十二日使卒八往探其故門者言適有客至拘於形跡無它意云二十三日午後廿八來言二

人來坐庶吉士廳請見云乃以道袍着笠出至廳門外有一車帷帳華麗一人前擧手爲禮彭家僮也入門至中庭二人各鋪席坐堦上見余忙下堦迎之彭先曰昨日送東西不敢受余擧手稱辭登堦讓一席與余坐二人并坐相對守廳者來問故吳曰與高麗老爺約會守廳者頷之即置小卓於中進茶于二人吳持以勸余〻出紙筆先問曰物之見退可矣書之不答未知尊意彭曰昨承雅貺寔切銘感以例不敢交接亦不敢通書故敬反璧耳余曰外人初來冥行觸禁愧悚彭曰間有之終非例也清談一刻亦三生有幸矣余曰通書雖非例接見無禁乎彭曰與商賈

相見則可我輩非其職司自不得親啓余曰人臣無外交事理然矣曰者趋候殊愧妄率彭曰亦聞有之余曰鄙於僉位既非相識又無干求只以愛慕德儀歸前更謀一就事例如許古云入國問禁請不敢再登門彭曰未嘗不歡暢領塵教終以中外形跡不能如願深為耿耿余曰拘於事例無許暢叙只願来去身生中国二人皆大實彭曰前歸可曾告令叔大人否余曰歸以筆談奉告彭曰聞令對貴處壯元大才大學余曰壯元則然矣才學非吾所敢論斷二人領之彭曰明歲仍来否余曰鄙無官白身本非差送一去不復来雖或再来其於事例何余問滿漢通婚乎

彭曰不通自京以南庶民亦不通関東想或有之彭問貴處家屋吉凶服色以何為別余曰常屋雜穿藍白只以黑帶為別遭服則帶麻布各有朞功之等時余東革帶彭曰此秀才所帶乎余曰布衣革帶是秀才常服豈不聞男鞶革女鞶絲乎二人皆笑余曰曾聞朝廷專用滿語両位之不會何也彭曰曾斈翻譯文章終不能說話又曰尊詩自然極佳可能領教否余曰未學詩無以請教彭笑曰過謙又曰貴處壯元文武兼優方能入選否余曰兼優者固能入選而拙者運好亦或幸中彭大笑曰天下皆然古今通義又曰五尺欄干遮不盡還留一半与人看此詠一丈葵

詩可是貴處人詩否余曰未聞余問呂晩邨文集有無彭搖手言没有又曰文集有板近來皆不存矣余曰婦人衣服不變明制乎彭曰然又曰貴處有湯斌陸隴其之書乎余曰未曾見彭曰湯公有四書講義四套此二公皆本朝大儒陸先生已從祀聖廟矣余曰兩人入仕本朝乎彭曰湯尚書陸御史余曰周監生何日當在太學彭曰在外肄業課期方來又曰貴處考試何年余曰在戊子彭曰遙祝高發余曰從此告別不勝悵缺彭曰將來能繼令叔大人之踪奉使來京未嘗不可爲良晤也祝切余曰才荒運蹇自畫名途已退田野課農爲生彭笑曰過謙余曰兩位或

奉使東来庚有再面之期彭曰自来是满州人奉差
别國有用漢人者貴国專用満人以口音熟也余曰
貴人固拘事例不敢望再接願得一佳士煩為引進
二人相語良久彭曰如要尋人攀談則至琉璃厰中
代約一友往會何如余曰甚感指教未知尊友為誰
且刻期示之彭曰琉璃厰路南味經堂書坊二十六
日約蔣監生周監生至彼一譚何如余曰甚好蔣周
俱足下親戚否彭曰蔣朋友周學徒余請二人先歸
兵曰此間有公事余先辞出至正門曾見正門常閉
今開為二人来也見従者不敢由正門余将由夾門
出彭急携余手引出正門相揖而别盖两人文季不

甚優拘於中外疑畏太甚言論趣味俱無足觀也吳差雅靜臨別款〻見於色彭〻翩〻輕浮真名利上戊局也二月旬後自乾淨步歸逢吳湘於途下馬握手致慇懃交數語而別拱手向前退後四五步然後回身上馬執禮甚恭也

蔣周問答

正月二十六日往琉璃厰尋味經堂書坊路南果有牌號問于鋪主兩生果有約少間當來乃與同行數人坐張經家以待之聞兩生來即往周生與彭少年迎于路上屈身肅揖辞謝入門蔣生迎于門内揖讓就坐鋪主進茶設紙筆于卓上蔣名本年五十三亦

河南人周名應文年二十三江西人彭名光廬年十七蔣鬚白齒落形容黧瘁六十監生可見窮儒負相稱眼昏問荅專付周生想其文識亦如其人也周生玉貌秀眉聲容溫敏應對如流詞翰夙成知非久於布衣者彭亦俊爽可愛尚未有室云余曰僉位見工何書周曰經書八股文章余曰出身後八股文亦有用處乎周曰用考老又曰即考試官皇上親考取考試官仍以八股文章余曰疏章亦用八股文體乎周曰疏章用漢唐八家文體八股乃考試士子者名曰時文所以代人立言有破題破承開講以下分八股以賦體方法即以四書五經爲題余曰考文外別習

古文乎周曰詩詞歌賦表判策論鄉試俱用又曰貴
處飲食與中国同否余曰飯以稻米水田所出周曰
前日云貴處井田之法見存尚通行否余曰只有箕
子遺迹數百畝地周曰貴處衣冠可是箕子遺制否
余曰帽子去傳箕子遺制無明徵衣服尊遵明朝旧
制而間有未变俗者書明朝故低一字以示尊之ゝ
意着畢蒋即裂去之漢人之畏慎每如此周曰貴處
宮室器用亦與中國同否余曰大同小異至於東房
西室南為正寢中國亦未見其制周曰宮室太多所
以只得因地制宜問牧齋續集有無周曰未出問讀
禮通攷續集周曰此乃本朝徐乾學相公之書并無

續集余曰大學首章明德貪位以為何物周曰朱註
講解已詳余曰不明周曰朱註不明則難以剖析余
曰後叅者不明白願得明教周曰明德即天命之性
余曰不可謂之心乎周曰性即注于心〻外無性余
曰心雖包性終有理氣之大分周曰亦有兼氣質而
言者亦有主理而言者明德則專主理而言余曰虛
靈不昧具之應之恐不可謂專主理而言周曰性原
是體用兼該具是體應是用又曰貴處以為如何願
請教余曰有謂之性者有謂之心者有謂之心包性
情者周曰畢竟主何說余曰鄙無主見惟善者者不
以辞害意則諸說可通用余曰婦人小鞋如自何[illegible]、

周曰此無考據以小說家言之始于唐叉曰聞令叔
書法甚佳可得一張否余曰不難但吳彭兩老爺不
答鄙書中外之嚴如此〻等往來亦似不便周曰二
位未聞有通書者所以不敢余曰著草乃聖去之產
近亦有之否周曰年〻生產文王陵孔子陵俱有別
處則無之余曰京市或有賣者恐非真的周曰中国
以為饋送之物不甚奇異沒有假的問三忠祠及紫
市皆不知余曰文丞相廟塑像破傷無餘無人脩理
見甚可悲周頗之甚有愧色少間曰文丞相非以書
法名者而忠義之氣注〻溢于楮墨之間余曰欵一
見太斈何以則可周曰只可宮墻外一看余曰願見

諸生讀書周曰二月上丁釋菜可以去看但天子太學外国使臣恐未便余曰釋菜致齋幾日周曰三日余曰學中現在幾人周曰百餘人余曰有何官周曰有祭酒司業助教講學之日追去余曰當今有山林人入仕者乎周曰亦必從考試余曰考試非山林人如宋朝伊川是山林人周曰現在無之余曰遠離家鄉何時當歸周曰尚有鄙事羈絆未定余曰到京幾年周曰去年赴京地試而來不中尚留今日列位旣與出身有異敢請一臨鄙所周曰館中可許人到稍暇即當還館奉候余曰列位俱住彭爺宅上拘於形迹不敢追候請諒之周曰偶然一遭亦不妨又曰此

處逼仄不敢久屈二十八日再晤余曰休㑀坐屈皆曰不敢乃辞出三人俱揖送于門外至二十八日大風塵沙蔽天使人候于門外蔣生獨至門請見遂提督坐衙門禁頗嚴將請于通官蔣生遽拂衣去使人追之不得三十日有事往琉璃廠復至味經齋見舖主略致蔣生虗辱之意借紙筆作書付舖主傳于蔣生書曰

日前辱臨陋所因僕人踈忽致駕御徑歸慮事不周罪宗在已不勝愧悚外国賤蹤觸處生疣始覺縮伏守分之為寡過也無計再承清誨悠悠此恨一筆難盡適遇味經齋草此冀轉達乞賜諒恕

鋪主姓周應文之族叔也付書畢見鋪內新刊書籍溢于架上余曰聞中國書多以土板費省而功倍信乎周笑曰木猶易刓必擇堅緻土板必無之理也余曰中國亦有鑄字鉄板乎周曰皆用木板鐵字亦無聞茶畢而歸二月初六日復訪周鋪討蔣生荅書周請入鋪內從容言蔣生自外出及傳適周生未見替荅仍出示其書〻曰

德保足下前日疾風不及走謁歉甚適蔣君因事進城遂往拜乃云門焉者見抵未獲一晤是非足下之過乃中外之拘耳今至味經齋中見足下白蔣君書而反自責自左 何其善自下也觀足下之

才羨矣學充矣拖青曳紫如摘頷髭它日者奉
國君命朝貢中国吾輩當從容款接暢論道學之
淺深文章之閫奥今天下中外一家無憂後會之
不継耳蔣君進城去矣數日方回寓見時定為道
達尊意周應代白
者畢別舖主往張經家適蔣生過門前使僕人請入
略叙寒暄蔣南人語音緊澁乇不可觧乃推周舖所
留書示之蔣見畢拳手稱謝乃曰明日將南歸後會
無期即起身辭出

劉鮀問答

劉松齡鮀友官大西洋人皇明萬暦中利瑪竇入中

国西洋始通俗有天主學明籌數工奇器其洲候如神妙於曆象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利瑪竇死後航海而東者常不絶中国亦奇其人而資其術好事者往往兼尚其學康熙末來者益衆主乃採其術為數理精蘊書以授欽天監宗為曆象源奧建四堂于城中以處其人號曰天主堂由是西學始盛談天者皆祖其術蓋虞夏之羲和氏失其職機術無傳於世自漢以來鮮于妄人洛下閎張衡唐一行之徒相與変通之術為精密然如歲差之法亦終不得其說則由妄想億中而求之不以其道也今西洋之法本之以籌數參之以儀器度萬形窺萬象凡天下之遠近高

深巨細輕重畢集目前如指諸掌則謂漢唐所未有者非妄也康熙以來東使赴燕或至堂求見西洋人輒歡然引接使遍觀堂中異畫神像及奇器仍以洋產珍異饋之為使者利其賄喜其異觀歲以為常惟東俗驕傲尚夸詐待之多不以禮或受其饋而無以為報又從行無識者往往吸烟唾涕於堂中摩弄器物以拂其潔性近年以來洋人益厭之求見必拒之見亦不以情接也劉鮑居南堂籌學在高官室器用甲於四堂東人之所常往來也僉知李德星日官也略通曆法是行也以朝令將問五星行度於二人兼質曆法微奧且求買觀天諸器余約與同事正月初

七日使馬頭去八先報以求見之意歸言連有公故
待僉後當相見云盖亦厭見而故遅其期也余具德
星謀曰東人之失歡於两人已有年矣苟不先之以
誠禮不可以動其心初八日以壯紙二束扇子三把
真墨三笏清心元三丸聯名為書送去八書曰
伏惟新春茂膺多福鄙等生長僻遠見識蒙陋星
象儀度固非其才而妄意願學積蘊悱憤竊聞先
生學究天源發微闡幽其窮高極深盖曠百世而
未之聞也鄙等身伏海隅心懸天堂惟疆域有限
徒切蘊結今乃幸托使价致身都下獲瞻耿光庶
償宿願只恐外囯賤蹤見阻閽者將逡趑趄為日

已久玆敢不避妄率略暴愚衷且以不腆土物效
古人執贄之義惟僉先生垂察而進退之
去八受答而歸言明日約與相見答書以紅帖子函
書正字內云年家眷弟劉松岭頓首拜別紙書領謝
二字鮑書亦然蓋西洋海外絕旺書不同文二人应
中国久雖略通漢字書不足以達意所以倩人書如
此只見拜謝之意年家眷弟者中旺舊俗同年家後
孫相称如此習俗謬仍轉為交際之汎称洋人之於
我亦不免此左為可笑初八日與李德星譯官洪命
福同車而往命福頗聰明習漢語將以通話也由正
陽門來循城而西行數里望見無梁高屋制作神異

已不覺聳瞻至門〻甚高大看門者帶劒出迎甲軍之守直者也去八已給清心數九與之親熟且知有約即請入〻〻門東有甎墻高可二丈穿墻而為門〻半啓望其外樓閣欄楯重〻意其有異觀也招去八問之去八笑曰垩也前數步察之果垩也西入門北有客堂南其戶垂錦簾入戶堂可六間下鋪甎東壁畫蓋天星象西垩天下輿地中堂而設椅東西各三皆榴檀紋木上鋪錦褥坐少頃門者又請入從堂北門而入堦庭軒暢庭北有堂益高粧飾不甚眩耀惟精巧如神入門二人尚未出矣見兩壁垩樓閣人物皆設真彩樓閣中虛凹凸相參人物浮動如生左工

於遠勢若川谷顯晦烟雲明滅至於遠天空界皆施
正色環顧爕然不覺其非真也盖聞洋畫之妙不惟
巧思過人有裁劃比例之法專出於筭術也畫中人
皆被髮衣大袖眼光炯然宮室用俱中国所未見
意皆西洋之制也堂北張单疊畫屏水墨山水筆法
極高雅左右又設椅各三中置獨脚高卓下為十字
之跗上圓如荷葉髹来可鑑椅傍各置小柳器以盛
稻糠為唾壺也少間二人掀簾而入仍相揖於門内
各就坐即進茶使洪命福略叙寒暄劉年六十二鮑
年六十四雖鬚髮已衰白而韶顏如童深目睛光如
射宛是壁畫裡人也皆剃頭衣帽為胡制劉戴亮藍

頂戴戴暗白頂劉三品戴六品皆欽天監職也入中国已二十六年航海數萬里至福建始下陸云命福傳言願學之意二人皆稱不敢打話良久命福亦多聽瑩不可以言深遂請周觀堂中劉即起揖與偕行由北門入又有庭花樹蔚然循階而東再入門東有高屋穹然結構皆用甎甓即路上所瞻也廣為數十間高可五六丈制作之瓌麗不可以言傳北壁設一像亦披髮顏如婦人有憂色即所謂天主也前設長卓列彝鼎琺瑯以供之如烏銅之香爐銅磁之花盡玻瓈水晶之器珊瑚之樹各樣剪綵之花錯落瓌奇莫可名狀環壁皆畫天主遺迹西洋故事其帷帳器

物兩數步而望之竟不信其為畫也上層列數十真像皆天主以後九洋人之承統者與傳道于中国者利瑪竇湯若望之徒也南為樓上設樂器請見之强而後許之招侍者開門入門由胡梯而上見樂器為木櫃方丈餘中排鐵筒數十筒有大小有長短皆中律呂櫃傍横出小橛子如筒之數西十餘步亦有木櫃兩間有暗穴以通風路西櫃上設皮囊可容數石以重板結囊口板有柄加于櫃傍横木一人按柄而舉板囊飽而氣充於中盖底有風戶隨以開閉捨柄而板重壓囊而不能下者風戶已閉而氣無所泄也氣無所泄則隨風路而噴薄于鐵筒矣筒底有孔將

以受氣而别有物以閉之則橐常飽氣無泄而筒亦無聲矣筒孔之開閉機係於傍橛乃以手指輕按其橛而筒聲發矣惟筒與橛各有其屬按其最上而大筒之孔開以受氣其聲雄渾如吹螺角則黃鍾之濁也按其最下而小筒之孔開而受氣其聲輕細如呼笙管則應鍾之清也諸橛之相應筒律之叅差皆倣此盖取笙簧之制而大之借機氣而不費人之呼吸亦西洋之制也余請一聽其曲劉言觧曲者方病不可致畧以指按橛而發聲以示其法余仍就而按之察其聲與玄琹棵律畧相合始知玄琹設棵雖為東方陋制其盈縮分律亦有所本也乃依玄琹腔曲遂

槪按之略成一章笑謂劉曰此東方之桀也劉亦笑而稱善余因說其引風發聲之機以質之劉笑謂洪譯曰他說得明白必前此未見者洪譯笑曰他我三大人姪兒初入中国其才術甚高星象籌數律曆諸法無有不會手造渾儀妙合天象所以願見兩位一聽高論余責其夸張洪譯曰不如是不可以動其心盡見其奇器異書余因戲之曰諺曰秀才不出門廣知天下事先生何小看人耶劉笑曰不敢終亦無開懷之色着畢下樓劉引余至天主像前卓上有一冊覆以黃錦袱劉披示之乃為皇上祈福之辭觀其意若有藉重殊可笑出門循階而西見柱傍懸鐵絲引

繫于庭中石柱南北弦直門之為側中是也請見自
鳴鐘劉引至庭南有小閣上為樓〻北鐵錘垂下重
可數十斤機輪激轉錚〻有聲懸巨鐘一擊樓中皆
震有胡梯可二丈天牕堇容一人劉只許余上去余
遂脫笠上樓見其制甚奇壯非小鐘之比輪之大者
可十數圍有餘傍懸六小鐘皆具鎚所以報刻也鐵
竿橫出樓南外打大圈周分時刻竿頭有物而指之
大略如此盖自鳴鐘原出於西洋近已遍於天下而
其機輪之制隨以增減互有意義終不如洋產之巧
如問時日表之類大不盈握重不過銖兩甚者藏於
戒指之中機輪細如毫絲而能應時擊鐘如神但小

者難成而易毀其不差刻分永久無傷宗愈大愈好
此樓鐘之善於通變而為自鳴之上制也看畢下樓
洪譯請見其寢室劉托有故牢拒之還至正堂留後
期而別十三日復與李德星同往門者言劉大人有
公故出外惟鮑老爺在堂但宰相貴人逐日來拜天
主無暇相見待十九日再來云見門外車馬頗多遂
退歸十九日再往門者言大人輩達夜觀天象朝始
就寢尚未起引入外堂使坐而待之門者求淸心丸
余與德星各給一丸門者曰老爺已遍觀堂中復來
求見何意余曰將與大人輩一論天道携幣而來幸
致此意門者領之而去少間來云大人尚未起幣物

如有未者當以先告其數余仍借紙筆書與之細綿布二疋壯紙二束扇子六把詩箋二束清心元三丸即還言前未面幣尚未回禮決不可再受且有故不得請見云余與德星强請一見當有說話門者言大人既不欲見吾不可再言終不肯德星右蒲莫計無所出余曰彼雖海外殊俗當畧知禮義當以書問之遂以小紙書曰

再進請教未蒙引接未知獲戾不勝愧悚謹此告辭不敢再溷門屛幸諒恕之

書畢給門者使致之仍言我輩專仰大人才識無它意也大人待人太薄殊爲汗顔今當退去永不復來

門者固請少待而去即出言大人請見乃随入内庭
待二人之出相揖入就座寒暄畢余曰我等初入中
国未諳官話請得紙筆以代舌劉即顧侍者云〻有
頃有一人入来坐于卓南劉笑曰此習我書者問其
屋在南方為挙子業適僦居此中云余先書曰雖出
顧學之誠頻来遭拖殊悚仄望僉位諒恕二人只願
之余曰天主之學與三教并行于中旺獨吾東方無
傳願聞其略劉看畢即倩書答曰天主之學理甚奇
奥不知尊駕欵知何端余曰儒尚五倫佛尚空寂老
尚清浄願聞天主所尚答曰天主之學教人愛天主
萬有之上愛人如己余曰天主是指上帝耶抑別有

其人耶答曰乃孔子所云郊祀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并非道家所講玉皇上帝又曰詩經註不言上帝天之主宰耶余曰竊聞僉位兼尚測候五星經緯推步之法近有新修乎答曰五星經緯現在步法還是曆象考成并未新脩此時略論宿度諸法并未記余曰愚不揆僭乎作渾天儀一座考諸天象多有遠錯貴堂當有奇器願賜一覽答曰觀象臺儀器甚可觀此中只有平常破物余又强請之乃令侍者持一器來裍紙甚厚正圓徑不過一周尺餘上面列宿兩錫環相結為黃赤道使之東西遊移南北極各施直鉄使不得南北低仰以測歲差云鮀示觀象臺舊印本一

張臺上列十數儀器制作奇巧余曰觀象臺切願一
見何以則可答曰觀象臺係禁地閑人不得雜進親
王大人輩亦不得擅進云請見遠鏡劉顧語侍者少
頃請出至西廡下鐘樓之北侍者已設遠鏡向日置
短凳使坐而窺望鏡制青銅為筒大如鳥銃之筒長
不過三周尺許兩端各施玻瓈下為單柱三足上有
機為象限一直角之制架以鏡筒共柱之承機為二
活樞所以柱常定立而機之低昂迴旋惟人所使也
柱頭懸墜線所以定地平也別有糊紙短筒長寸許一
頭施玻瓈兩層持以窺天顯淡如夜色以施于鏡筒
坐凳上遊移低昂以向日眇一目窺之日光團團

恰滿筒〻如在淡雲中正視而目不瞬尙有物毫厘可察盖異器也日中平横一線截断上下余驚問其故劉笑曰此筒中横線所以為地平也余曰曽聞日中有三黒子今無有何也劉曰黒子不止於三多或至於八但時有時無此以日行翻轉如球此刻適值其無也看畢歸又請見他儀器及問時等鐘皆言無有来時使行各有所送始傳致之余曰日已暝矣請告退如不鄙外願留後期不腆幣物是愚等請學之意若終見退不敢再来矣荅曰多蒙盛意謹領祈代向三大人道謝後此駕臨月内却無閑日待至二月再為商議余唯〻辞歸二月初二日復往相見寒暄後劉

問對馬島釜山在何處倭人來往與否與德星略問
星曆諸法不能盡記劉言五星行度多遠錯方奏聞
脩理功夫浩大猝難成書云德星願見其推筭草本
劉出示一冊皆西洋諺字〻畫奇巧齊整如印本曾
見劉寫字殆不成樣余問其故劉曰我輩另有筆即
出示之乃斜削翎管用其銳尖內藏墨汁隨寫隨下
亦巧製也劉曰萬歲山有自鳴鐘豈見之乎余曰門
者不令進去奈何劉曰此是禁地外人不敢入其中
有鐘極鉅過其門亦可聞其聲余曰僉位有子否劉
笑曰本不娶妻何得有子余曰天主之教不令娶妻
乎劉曰不然吾輩為傳教而來一來不復還矣雖欲

娶妻得乎余曰西洋亦有漢書乎劉曰只有我国諺字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有其語而無其書余又請見其儀器及鬧鐘懇乞然後始出鬧鐘示之外為木匣方尺許内有錫匣藏中機輪轉羊膓而撥其機則打鐘無數所以謂之鬧也此因曉夜有事臨夕按時張機置之枕傍及時擊鐘欻其鬧耳而破睡也前列時刻分度木板付玻瓈而掩之二人懷中皆藏日表時出而考之日表者無鐘而考時焉銅鏤花為匣匏開匣而指示之徑寸之中備具機輪之制神鏤鬼削匪夷所思也二人皆吸鼻烟鼻烟者亦洋産也貯以玳瑁匣細末色微赤撮少許當鼻孔而吸之華

人吸草獅以烟故此称以臯烟也京城列肆以賣之
装以小䀌獨滿人盛用之二人皆戴眼鏡余問西洋
鏡亦以水晶乎劉曰水晶不可作鏡以傷眼也我輩
皆不用請見羅経劉出示一件針長數寸周表三百
六十度劉曰九針每偏丙方亦多不均觀天正位不
可恃此余曰貴国羅経聞有三十二位信乎劉曰有
分八位者有分十六位者有分二十四位者有分三
十二位者三十二位只可用於海舶間撫辰儀有無
劉曰在觀象臺而不如六儀之簡今廢不用云吾瞑
辞歸劉曰通來海便甚稀土產見乏無物回禮以小
印函二張綾花二張苦果四箇吸毒石二箇贈余於

日官亦如之於使行受其幣而無所報以其意終落落不復往

衙門諸官

貢使入燕自皇明時已有門禁不得擅出游觀為使者呈文以請或許之終不能無閒也淸主中国以来弭兵属耳恫疑未已禁之益嚴至康煕末年天下已安謂東方不足憂禁防少觧然游觀猶托汲水行無敢公然出入也數十年以来昇平已久法令漸踈出入者幾無閒也但貢使之子弟從者每耽於游觀多不擇禁地衙門諸官慮其生事持其法而操縱之則為子弟者倚父兄之勢阿叱諸譯以開出入之踈諸

譯內逼子弟之怒外懼衙門之威不得已以公用銀貨行賂于衙門以此貢使之卒子弟行者諸譯亡忌畏之如敵讐凡係遊觀務為秘諱如山僧厭客而匿其名勝也往〻信其誑誘仰其指示終不免其管束也是以凡為遊觀入燕者信諸譯則不可以盡其觀呵叱太偏則招其怨而有行賂之費欵無信無怨而行止之優順莫若親見衙門欵見衙門又無幣物不可以得其懽心余宿聞其狀而揣摩已熟及為是行収包價得銀子二百餘兩為雇車及遊觀雜費入館以四十餘兩買紙扇諸種于東南正月初二日招任譯數人問曰余此行專為遊觀君輩所知但衙門之

衙法操縱君輩之屈間受困吾亦稔聞也吾將因君輩
而未見衙門從以厚幣啗之凡係出入將以咨決於衙門
而無苦君輩為也然則衙門之操縱可緩而君輩之
受困可免君輩以為如何諸譯曰苟如是寔吾輩之幸但
自來為使行子弟見此中人多唾鄙之不敢與相接
公能不以為嫌乎余曰金稼齋清陰之孫也當壬辰
之行也去古未遠潘館縲絏之辱餘澤未斷而乃與
朴得仁輩來往贈遺而不辭趙華李元英馬維屏程
洪之徒相與交好無間也其父兄師友之間危言篤
論風勵一世未聞以此而非稼齋也今吾何嫌於彼
哉諸譯曰然則幸甚但衙門非一二人數以遍饋賁

當不肯此將安出余曰姑余排衆議責邑廪中尚有百餘金正為今日用君輩將以余為貨取乎諸譯唯唯而退初三日與上通事李瀷至衙門大使獨在堂乃進拳手為禮大使亦舉手荅之延坐于凳上略與之語大使姓史名周翰與諸通官守衙門以察非常位七品會同館職也時年五十略解文字筆法精麗壁有桂聯两句其手書也語良久因請游觀大使曰見今賀歲來往庠相達官遍於城中過上元後當許出亦當命甲軍跟随余曰貢使每年入京吾輩游觀自來無禁公何以靳許如是大使不荅而言它意甚落落余因謝曰余秀才也略有禮性不敢苟為游觀

進身出門以累衙門敢不惟命以俟時楊通官烏林哺徐宗顯朴寶玉朴寶樹諸通官皆來坐余各擧手為禮諸通官問于李漢皆驚起恭之及聞余為漢語不佳稱奇徐宗顯謂李漢曰公子語多文話豈非讀書人乎李漢從傍以浮辭稱說不已又曰公輩何嘗見為大人子弟者來見衙門乎今之公子非前日公子之比凡有出入皆將咨問于衙門寧廢游觀不敢閑秘行止以失體貌公輩不可不知此意也諸通官皆稱善楊通官年老昏憒殆不省事烏林哺年五十餘朴寶玉年四十餘皆為人淳良徐宗顯年三十餘美姿容頗精緊朴寶樹軀幹豊肥為人獷悍諸譯皆畏之大使為人極簡傲終未

見開懷言笑語及游觀輒攢眉不肯荅良久辭故初四日早朝以大壯紙一束中壯紙二束扇子五把真墨三笏清心元五九為幣分送于大使及諸通官徐宗顯加以筆三枚以其求之也洪命福來言宗顯受幣大喜過望曰公子無求於我輩而有此厚賜將何以為報命福仍言公子無所求惟喜游觀出入無禁是其大願宗顯曰當為公子啚之李瀷來言大使通官皆甚喜從此游事當無碍也飯後將往城南觀戲塲馬頭輩皆請潛身來往不必令衙門知之余以為一或見覺奴訴叱何以潔之遂送人微示欲出之意皆快許不必斬遂出至衙門諸通官皆欣然延坐大使亦笑容可掬諄諄言不

復開由之意古云有錢可通鬼神非虛語也自是出入惟意也徐宗孟六品大通官自其兄宗順久執使价之權名震東方宗順死宗孟承其餘業性又鷙悍貪慾善朝鮮語臨事機警過人諸譯畏悪如虎狼也適未有病居外初六日始入衙門適烏林哺設饌具樂以邀諸譯諸譯皆往赴無一人迎候者宗孟大恚初七日發令禁門絶嚴十數甲軍列坐門外下卒汲水者亦脫笠送之勿令遠出也見諸譯嫚罵叱嗥如奴隷館中震慴是日余將出乃招任譯問之皆曰今門如鐵桶我輩不敢出一言當待怒氣稍解徐啚之不然必有葛藤余觀其相顧欷歔無人色宗不足與計事乃謝送諸譯招馬頭

數人相與謀去八日徐通官雖凶悍亦虛懷若待之以
禮交之以幣一得其懽心餘不足憂也余姑憑令馬
頭德亨先往探之盖宗孟已聞諸通官之言謂德亨
曰我聞公子有禮性人寧不許其出乃以朝鮮語傳
言致敬於余〻即令馬頭答之且致謝意宗孟回答
甚恭午後副房設歲饌送兩卓於余乃以一卓送衙
門使馬頭傳語馬頭歸言宗孟與諸官皆大喜曰公
子待我輩若是慇懃喫畢曰我將親往謝之有頃傳
呼徐大監來自諸譯以下皆奔走迎候館中皆驚懼
回避余乃下炕迎之謝其先屈宗孟笑曰我以主人
而先受遠客之饋寧不知愧盖宗孟年已六十餘長

身面瘦黑深目多白短髯磔如蝟毛望之可怕携小節長齊仁就坐曰自前以公子来者待人不以禮今公子禮意甚勤不以貴驕人不惟為我輩之感真儒者古風鳥林哺亦随来見玄琹請一聽余鼓數章而止鳥林哺撲膝称善宗孟云聲甚清高話良久而出自是門禁遂解初八日以幣物如前數送于宗孟是日觀幻術向晩出至衙門宗孟亦方設幻術欣然延坐共觀將歸宗孟曰我感公子厚意明日招伶人畧備茶飯將為公子一寬客懷望明日早来余辞謝之宗孟曰公子如不肖是不以人視我也余遽曰豈有是理許諾而歸初九日早起與乹粮譯官丁好信往

爲家在館東數百步即宗順故家其子見任户部即
中云至門宗孟扶杖出迎引余先行至正堂延余坐
炕上肩辟爲席余固辭宗孟不説曰公子貴人也待
我以禮我亦將以禮報之何爲過謙余不得已就坐
宗孟與丁好信相對坐于前又稱説不已少間有瞽
者一人持琵琶一人持弦子坐炕下令奏或相唱曲
而和之任譯七八人及諸通官次第来會六太爺者
宗顯之父宗孟之叔父家在鳳城使行卜馱之雇車
皆主之諸譯畏憚之亞於宗孟亦向余致款余亦擧
手致敬相與笑語良久宗孟請余及任譯數人至庭
南客堂設饌頗盛各様餅果猪雉之肉鍋子之湯皆

係上味最後進飯喫畢還正堂又有唱曲數人喧鬧滿座時余約李德星往天主堂請宗孟以先出宗孟曰我爲公子邀諸伶人不及到幸少俟一聽余唯〻不復言李德星俥車至門外催行余令丁好信便以爲請宗孟頗不悅烏林哺客謂余曰今日之會專爲公子也不可強拂以觸其怒余乃起身向宗孟致不敢出之意頃之宗孟知余强留不自安乃請余出余意其言出於怒也辭謝宗孟笑曰有約必踐儒者之義我何可挽也公子之禮性左可貴幸須早歸館我當送諸伶人于館中使公子與諸大人共聽左好盖觀此可見其機警過人也余舉手稱謝將出宗孟下堂送之有

一譯先余出宗孟叱之曰敢先公子出乎諸譯皆笑由天
主堂而歸入舘門徐宗顯忙下階執手言諸伶人方
在副房我待公子久矣與鳥林哺共扶余至副房果
轟咽滿堂矣與兩通官同坐聽之一譯來言宗孟在
戶外請見余即出見之致先歸不安之意宗孟笑言
苟有怒意何送伶人于舘中幸公子早歸共聽尚復
何恨即辭去向夕兩通官及諸伶人罷去盖自是門
無禁也或至衙門必歡迎或有事禁門諸人不得出
則必傳言令出遊以示其意十一日徐宗顯使其奴
持甆磁茶梳一雙珠蘭茶兩壷而饋之奴年可十四
五歲頗伶俐賞一扇叩頭而去十二日宗孟送紅梅

二盆蘭草海棠各一盆謂丁好信曰我感公子厚意幸為我献于三大人十六日夜開門請使行出街上觀燈設烟花戲于其門前亦為異觀老譯皆稱創見從出館者數十人三鼓而歸諸譯皆云多人夜遊近古所無非宗孟不能辦此十七日入東華門遍觀太液池而歸至衙門宗孟問近日所觀余并以實對宗孟喜曰前未公子皆指東為西今公子不然且公子善漢語有識見必不妄入禁地以累我輩烏林哺亦曰他人尚可慮唯公子終日出遊我輩皆放心余笑曰公輩放心然後我亦放心通官及諸譯傍聽者皆大笑二十一日刷馬夫三人行刼于市提督大怒令

通官言于使行而治之禁門又絶嚴余亦不敢出宗孟招德亨問公子何不出德亨對以故宗孟曰餘人尚可禁公子之出惟我在誰敢禁之二十二日早朝宗孟来見曰數日不出豈有病乎余曰馬夫作賊市中自此中国必視我人以賊我誠無面見人且聞提督大人禁門甚嚴不敢為出遊詠非有病也宗孟笑曰馬夫作賊何有於公子獨中国無強盜乎一行五百餘人烏得免雜人濫充乎公子之自引過美且提督之禁在雜人而不在公子也余曰今行遊觀專頼足下寧不感服宗孟笑曰門禁之緩未有甚於今年公子之故也因謂余曰勅行至朝鮮我輩不得出一

步地君輩到京必遍遊然後快於心可謂公平乎余笑曰朝鮮小国也事例狹隘以中国之大而反效小國之狹隘乎宗孟笑曰早晩至朝鮮公子亦使我遍遊乎余笑曰使我為遠接使當為公爲之宗孟亦笑又曰中国與東國何如余曰東国何敢望中国之大宗孟曰然矣君輩到此宜其款遍觀也余因請見西山宗孟曰西山皇上時御之地不可妄遊已為公子許之熟矣又請見觀象臺宗孟笑曰公子於中国事無所不通漢語有之秀才不出門廣知天下事公子之謂也復言西山之行不須汲汲須待吾言即辞出余因出至衙門諸通官皆欣然曰何不出遊余曰昨

日之事令人汗顏宗無面出門烏林哺徐宗顯笑曰
何干於公子門禁雖嚴寧禁公子出乎乃扶余至門
送之曰兩通官奉送誰能禁之余亦笑而出見門外
甲軍列坐自諸譯以下無一人出者是後門禁累日
不解余獨恣意來往也二十四日宗孟來見云有妻
病歸家已言于諸官公子出入無慮余稱謝不已是
日往蒙古館衙門聞之送甲軍數人催令歸館余疑
之使譯官金復瑞歸問其故諸通官曰蒙人極凶悍
恐其生事非禁公子之出也遂轉往東天主堂盡日
而歸二十五日將往北城外至衙門諸通官在焉余
曰昨日妄至蒙館致諸公憂慮皆謝曰蒙人頑如禽

歎唯恐公子之受侮非敢沮行也余曰彼亦人也自我待之以禮何慮其受侮他人尚可慮此諸公知余已熟寧以此慮之乎諸官皆笑二月十一日使行將以明日往觀西山已商定于衙門宗孟之意也余以使行從者甚盛不便遊觀將以是日先往適宗孟歸家未還乃出至衙門獨大使在焉乃告往大使曰餘人不可許惟君任之余稱謝而出垂暮自西山而歸聞德亨言宗孟午後入來以西山之行將拖德色聞已先往大怒曰公子不待吾言是嫚我也大使略有分說宗孟益怒詬罵大使大使慚不敢復言云余始悔之無及矣十二日使行早往西山余隨出將往軋

淨洞至衙門時諸譯從之者諸衆通官方所止之烏林哺見余曰公子不告先往非所望也余曰大使在烏何謂不告出門遇宗孟見余變色曰公子欲再往乎余曰非往西山也時諸譯爭往紛然余同脫身往乾淨洞暮歸使德亨往言其故因謝之宗孟即入來謂余曰我與公子苟無情不發此言提督言於余曰吾聞公子誠好人但逐日出遊不顧法禁豈儒者謹慎之義乎提督之言既如此幸公子從此無出余曰既有提督之令我何敢違但昨日之行烏老爺謂之逃往則我寔慚焉宗孟曰烏君不善朝鮮語宜有誤聽豈以公子為逃往仍曰明日將歸家過數日復來慎

無輕出以待余歸余唯〻而別十三日令德亨致意宗孟亦兵言答之但無許出之語蓋以西山之行為之慚憤必欲有以報之也又聞大使語德亨云三老爺已戒門者不許公子出苟出而不使余知必見阻于甲軍三老爺指宗孟也自此數日不敢出至十七日約會于乾淨衕使德亨請于大使德亨歸言大使睡不及起諸通官皆未來及此潛出無慮見阻余念衙門難保許出遂與德亨潛出至玉河橋大使覺之使甲軍追還甲軍揮鞭叫讙聲氣凶猛遂歸至衙門叩戶請見大使閉門深匿呼之不應蓋其追還雖不敢違宗孟之意而亦無面見余也余遂歸責德亨德

亭慚惧復至衙門請通官皆會德亨又懇請不已通官言提督使其幇子來守衙門吾輩亦不得自由德亨即尋其幇子買酒與飲給清心數九因告以故幇子笑曰早言于余大使何敢相阻我將言于衙門快請公子來德亨即來告余復出至衙門皆開門隱匿若不知然出門見幇子在門外余擧手謝之遂行竟日而歸二十日宗孟入來余即件問且請出宗孟略許之適以賣買事阻門甚嚴數日館中極撓攘二十三日宗孟始來見歡然如前日從此出入惟意也余復以簡紙三十幅尾扇三柄詩箋二束送于宗孟二十七日宗孟復來見以黃紬手巾一件繡囊一對火

鑣一雙報之三月初一日將發行余詣衙門告別大
使舉手言好去而已宗孟送之門外意頗款款
使行入柵衙譯一人與迎送官護行迎送官即鳳城
章京章京者旗下兵職也沿路例發甲軍十名以備
非常章京從中止之食其徵發之費云衙譯名雙林
大通官烏林哺之子年三十三歲素輕佻無行新差
通官頗自收檢云每路上先後行未嘗與之接語至
新店替馬一行下馬少休諸譯環立雙林車下相與
嬉笑問其故雙林以諺文僞作義州妓遺譯官年少
者書以戲之云到京烏林哺嘗與丁好信語聞其子
不與余接話責之令歸路即與相見云行到薊州復

林送伻致欵到髙橋舖余獨行至錦州步行街上適
雙林乘車至見余驚下車與語因期會于城東時余
騎驢雙林請與同車固辭乃免仍并驅行三十里雙
林始學鮮話皆糢糊不可聽示一卷書云是徐宗孟
作上有漢語下以滿語及鮮語解之各以其諺書〻
之仍與論其誤處余仍以漢語及漢音質之雙林并
欣然答之笑曰朝鮮堂官或有能語皆庸賤雜話尊
卑倒施全失體皃豈知此等語法問閣老祿俸雙林
答云一年俸銀爲三百八十两米爲三百八十斛惟
諸王祿最厚爲銀萬两米萬斛云盖諸通官皆我国
被虜人子孫也雙林家本姓髙行中有髙姓譯官雙

林稱同宗餽以酒食待之甚厚高譯恥之諸譯又從以戲之高譯大以為苦可笑

序班者胥吏也使行入京禮部調序班十人更番直宿于衙門以備諸官役使皆從外省選上俸食情貧數十年以來凡燕貨之稍雅者皆令序班主其貿易而食其剩餘如書籍書畫筆墨香茶之屬他商僋不敢與焉以此物價逐年增高東人苦其刁蹋或有潛買䝉辱備至余往琉璃廠及隆福市序班恐余潛買書籍必跟隨伺察或諭解之終不聽是以惡余遊觀常欲沮尼之傅哥山西人與余同庚每延坐與語終不見闒懷暢談此不惟熟經東人亦足見南方俗尚

終不如北方之埋幸也傳言序班事役煩而俸祿薄
但積仕十年得一知縣差為救貧之道云
甲軍十人更番守門皆帶釰持鞭設簟屋于門外以
為寢處衙門甲嚴門禁則設凳列坐以守之日暮則
入館中搜逐諸商揮鞭喧聒出盡而後閉門使行出
而遊觀則執鞭前導凡衙門逮捕用刑任其事凡笞
人兩人跨其頭足而拘之不脫褌而笞之漢人用竹
棍滿人用皮鞭
提督滿洲人會同館長官也衙門稱大人出入前導
呼唱每五日一到衙門授一行餼料必親莅之每使
行出館遊觀必関由于提督使行嘗欲往觀場戲使

堂譯因衙門請之提督不許曰塲戲是不経雜劇大
人何為不自重謂諸譯曰戲臺多光棍醉漢大人或
横被罵辱悔將無及云正月二十日刷馬軍二人往
隆福寺中偷貨物現捉及敺貨主至流血貨主訴于
提督提督大怒来坐衙門禁門極嚴使通官傳言于
使行曰如不欲猛杖當移送刑部治之季父即椅坐
于前堦捉二人入一時棍打列立驛隷數十人高聲
檢杖館中皆震至十度皮肉破裂血流滿地時衙門
隷卒及諸商聚觀者數百人皆嚬蹙不忍正視或有
涕泣者徐宗孟倉黄排衆而入指堂譯傳提督之言
曰兩漢足懲其罪亟放之季父使堂譯對云兩漢罪

同强盗又辱國甚矣法當梟首示衆顧不忍為也將
限死棍打我國亦有法令以此意告于提督宗孟亦
嚬蹙出去至十五度宗孟又趍入無人色急招堂譯曰
兩漢雖可惡遠離家鄉忍令死歸乎提督方慚悔焉
督令更挽之終不聽則不復抗顔入衙門云季父始
令上杖傳言本欲打殺而後已提督有命不敢不從
宗孟大喜走告提督復入以提督之意再三致謝而
去

兩渾

兩渾者宗親愉郡王之少子康熙主之曾孫也正月
初十日皇帝為祭天往天壇衙門禁人不得遠出午

後余出館門開行至陳哥舖子見門外有車馬甚盛馬具鏤金繡鞍意有貴人來也使問之愉王之子両渾也與陳哥甚懽自天坍歸從陳哥飲馬頭德亨素善陳哥乃令德亨因陳哥以求見陳哥出謂余曰爺爺㑹人好善有意氣聞之甚喜但朝鮮素慢無禮若輕視之如我輩彼貴人也必不堪余曰若使余屈膝叩頭以為禮則義不可見陳哥曰非謂是也公子亦貴人何可過恭惟不凌忽足矣余笑曰我外國匹夫也何所挾而凌忽人試入言之當得彼歡心不令累及於君陳哥笑而去卽回言爺〻請見余隨陳哥入門見五六人錦衣貂帽長身俊偉余見皆環立整容

無傲色余將向兩渾施禮倉卒不可辨陳哥　余北入小門見一人坐炕上驚起至門内執余手曰公子安乎乃兩渾向者五六人皆僕御也余仍擧手致敬而答之炕上鋪龍文紅氊揖余就上坐余謝曰公貴人也外國賤蹤不敢以客禮見兩渾又固請余亦固辭終與之對坐于炕邉兩渾見余跪坐驚起止之余曰此東方坐法也兩渾猶掉頭語陳哥勸之平坐不聽則又起身曰然則吾不與之坐也余不得已平坐陳哥坐于炕下椅上余與兩渾語彼此俱聽瑩盖東人號爲能語者皆出關東方音又多詿誤非熟習如鋪商者不相解聽是以陳哥往〻傳說如通事爲兩

渾年三十一面赤而麻無鬚體豊偉少文雅氣但氣
味寛重不妄言笑開懷唯諾如逢舊識則滿住之素
性也余曰公讀書幾何兩渾曰曽讀四書及詩經但
皇上令專習弓馬及滿蒙語無暇讀書余曰此真好
漢句當尋章摘句濟得甚事兩渾曰聞君多讀書好
文章如我朴直不足以呈交也余曰人道在心不在
書交道在質不在文世間多讀書好文章多誣外飾
非喪其天真何足貴乎兩渾向陳哥連聲曰好公子
余曰公今日來此何幹兩渾曰皇上曉幸天壇我從
五阿哥陪進綴羅歸陳兄我友也故來相訪因聞公
東方貴人願一見之甚愜所望盖五阿哥者皇帝

之弟五子甚寵愛有德量大小屬望云兩渾因向陳哥云、陳哥即以一張書示之深紅蓢紙華楮之上品也大書七言絕句一首下有印章錢汝誠筆也余問錢何人兩渾曰此見任禮部左侍郎五阿哥師傅有大文章余曰書法華暢可知其爲達人筆也陳哥山西人年已五十九雖家貧無學爲賈人業性尚直買賣不貳價素信天主學每五更往拜天主像雖風雨不敢廢已三十餘年云余曰君於天主有此至誠將欲何爲陳哥曰叩頭念經將以祈福於後生且天主之教令人不萌惡念言與心相應最爲求福之要余曰我尚儒學孔夫子之教亦令人如此而已尚心

絶悪念言無妄發何徃而非福也陳哥與兩渾皆稱善此時從者陳卓子于中以次進餅果數十種皆香潔可食器皿毛珍麗余問于陳哥陳哥曰爺々為公子設也已而進酒兩渾執盞勸余々辭以素不飲至固請則乃言東国有禁不敢犯亦不信終有怒色余乃曰素不飲非惟守法但不可孤盛意一呷而止兩渾不復勸自酌數鍾後亦不復飲親擧楪子勸各種果餅不可勝食每種各嘗少許而止酒氣甚烈纔近口清香擁鼻色深黄如琥珀光陳哥言是南邊異釀出自禁中云食畢而輟兩渾以余不多喫不飲酒甚有敗興色兩渾亦佩鼻烟壺時出而吸之又有徑寸

兩小囊裝以文緉余熟視之兩渾覺之觧與之曰公豈欲見之乎余辭謝問其名一曰日表所以考時一曰問鍾所以隨問而擊鍾皆內藏機輪細如毫絲兩渾皆開示之兼指問之〻法忽有鍾聲出其中三次又疊打二次而止三次者未正也疊打二次者二刻也問之〻法有小柄微按之而鍾響矣連問之而不變其數少間又問疊打三次是爲三刻也隨時隨刻各有其數不問則不鳴也聞是出於西洋時罷之至巧者也余請借數日兩渾快許之無難色余并以藏于腰曰此天下之寶苟或有傷當無顏更見兩渾哂之曰縱有傷亦何大事從者累來禀事余意其催歸

請退兩渾累挽止之將歸兩渾曰得暇再約一會余
曰固所願也兩渾招德亨問曰欲贈公子以西幣未
知公子所愛者何物也德亨未及答余謂陳哥曰吾
平生無所愛且爺〻待我甚厚寔為大面皮兩渾微
笑無語遂相別而歸十一日將往琉璃廠入陳鋪更
問〻鍾開閉問時之法陳哥仍言昨日餅果專為公
子而設以公子少進甚敗意余曰素無食量孤負厚
意然飽德已足何必醉酒陳哥不識字只會余意而
領之又曰問鍾是西洋寶器價踰百金爺〻深服公
子之義將以贈之余驚曰此是至寶借觀數日足矣
非欲得之也然則爺〻必以我為貪人也陳哥曰不

然他家甚富貴此雖宝罷何足為有無且彼以情與之非謂足下欲之何必為嫌余又辞謝而別十二日封閉鍾及日表付陳哥還之十三日以両陣厚饋酒食不可不荅其意乃以壯紙二束扇子紙一束花箋二束扇子二十把尾扇二柄真梳五箇真墨一同清心元十九為別単下云邂逅尊顏過蒙恩接感服在心無以為謝數種土物聊表愚誠禮輕意重伏惟鑑念同封付陳哥傳之晩後從琉璃廠歸至館門外遇陳哥有云〻時有同行不欲煩人聞故余若不聞也而過之十四日朝以扇子二把清心元二九使德亨傳給陳哥且致昨日不荅之故德亨歸言陳哥果慚

憤以為公子悔人聞其故而後始釋然云午後觀崇
文塔而歸德亨來言陳哥受王子回禮而歸見其單
子皆紋緞重貨謂陳哥此既有邦禁且公子秀才也
不妄取人物若以此往則吾必得罪當先告此意陳
哥又言閔鍾爺〻見公子愛之必欲相贈亦已付余
傳之昨日聞公子語甚落〻須言其無傷無孤爺〻厚
意余令德亨傳言陳哥曰紋緞重貨不惟邦禁不可
荐受厚饋閔鍾既係玩好受亦無妨但始既借看今受
其贈是以借看而誘之也且余有所饋而却其回禮
必以余為意在閔鍾也有此二嫌不敢冒受云十九
日德亨來言陳哥以回禮物件及閔鍾還于王子王

子深以愧恨曰彼旣不受吾饋吾不可獨受其餽將
并以還送陳哥善辭挽之且言彼秀才也謹於辭受
若以文房筆墨之類亘不可固辭王子頗以為然云
二十五日往五龍亭入陳鋪謝前日不答之意陳哥
亦言已聞德亨言心已釋然云又曰爺〻曾有回禮
公不肯受爺〻深以為憾更以數種為禮皆文房秀
才之用有書在此如又見却是相絶也爺〻更以何
顔相見余曰若非緞貨吾何固辭若問鍾吾意已定
幸勿復言陳哥唯〻以兩渾書示之書曰
接得翰墨風裡深香又即珍品登謝登謝時有陳
兄萬托照拂而兩憾不矣際及愧意無得應送只

貞物微表種例再庵　南筆揮毫一匣
納錦大荷包一對　紫玉光霞墨一匣
納紗腰子荷包一對　古樣成莊擬墨一匣
鴛鴦荷包一對　端硯沱泥一方
太平小荷包一對

書語多未瑩筆法尤拙自云從事弓馬無暇讀書非虛謙也看畢余謂陳哥曰始余有禮物將以報爺〻厚意又得此珎異却之雖惧不恭愧無以爲報也陳哥曰我既惧之不受其報可謂禮乎余頷之而別二十六日裁謝付陳哥書云

每因陳公晤承起居即拜清牘兼蒙珎饋惻茲盈

箱不勝榮感尊府深嚴末由躬進仰謝伏乞恕諒
二十八日早朝陳哥招德亨言爺〻送人相招不可
不往德亨恐見罪衙門欲辞謝有宦者乘車至陳舖
謂德亨曰吾奉爺〻命違則有罪促令登車德亨恐
惧不敢遠登車宦者遽下簾疾馳過玉河至其家入
數重門而後始掀簾令下車宦者先入報見屋宇雄
高左右有行閣數十間皆垂錦簾意皆守衛徒隸之
居見德亨聚觀者百餘人皆衣帽華麗往〻有戴藍
白頂者時德亨衣弊布戰笠草屨服飾甚醜觀者相
與笑之德亨慚愧瑟縮蹲坐車下不敢動有頂宦者
出引德亨入至正堂益壯麗當門有兩狗具鉄鎖見

人狺吠如虎韃靼之產也入門嘉花異卉爛然如春
帷帳尊彝服飾珍怪之物恍奪人目兩渾踞床而坐侍
者植立如偶人德亨膝行不敢仰視胡跪而叩頭
仍蒲伏兩渾欣然笑曰厮僕亦能行禮如此真禮義
之邦遂命侍者扶德亨坐椅上德亨叩頭辭謝不可
得乃就坐屏息不敢語侍者皆窃相笑兩渾亦笑曰汝
無恐汝外國人無所管攝且非為汝也為汝老爺也
仍與開語良久忽回向帷中曰咄侍姬十餘人齊應
曰啊披帳而出列立請命珠翠照耀受命訖又齊
應而入有間進卓子以次列餅果及飯肉終日不絕
見一物如人長不逾尺叙髻為婦人服使令甚便佞

德亨異之問于侍者侍者曰出自南邊買以三百金云晲後兩渾出筆墨數匣將與之聞德亨不識字笑曰旣不識字筆墨無所用更以緟囊及他物數種與之又出一物方一尺餘以玻璃爲匣奇巧如神亦問鍾之制也兩渾曰此西洋宝䍃欲以贈公子恐不受不敢言因以小問鍾與之曰公子旣不肯受終不可復爲吾有汝帶去無辭德亨對曰公子且不敢受我何敢受且恐得罪於公子兩渾曰公子之不受我不敢强汝不可違吾言命侍者强佩之腰德亨又固辭曰我賤人也持此將安用兩渾笑曰我亦知汝無用但歸獻于東方大人安知無好事德亨見兩渾聲頗

厲不敢復言又謂德亨曰歸告公子早晩當相屢顧公子一來德亨叩頭辭出宦者又同載至街上謂德亨曰爺〻王爺之愛子居別宮王爺禁外人不敢入爺〻亦不敢妄與人交獨陳哥出入不拘君外國人益無所妨但諸通官若聞必喫驚云復送至陳舖而歸德亨昏後始歸告如此且言閭鍾姑授之陳哥如終不肯受必大以為憾云二月初三日至陳舖問德亨見招何故陳哥言非為德亨專為公子以公子不受閭鍾為愧恨已與德亨矣余曰如此則欲以愛我益使我不安也陳哥曰德亨畏公子亦不敢受以授我爺〻聞此必怒反使我居中受困奈何余曰宗余

之過也後當有說辭歸此時行囊已竭無奇物可以報其意行中適有持玉杯來者將賣于京市刻鏤頗奇巧乃以十數兩銀買之十五日作書付陳哥書曰

春序向溫伏惟尊履對時增重某托庇粗安飲啄隨分惟離親遠遊已過半年懷思憂欝無以自堪猥蒙眷愛施及鄙伴車乘之招恩寵隆厚自顧賤蹤益切惶感就煩玉杯一方適入行中非敢謂尊府所無聊效縞紵之義謹托陳公輒以為獻物雖卑微望鑑鄙誠不宣

十七日陳哥受答付德彥來書曰

邂逅會晤適成知己前承音問并賜盛品多々感

激維深敬修寸楮報謝頃者陳兄又持華翰內復
贈以玉盃但以菲薄之貺屢承雅愛自是感愧交
集復何言哉謝〻目下長兄榮程在邇無可以答
厚貺舍下舊有玉鼻烟壷一枚京扇壹付香串香
餅奉答客面物雖粗鄙五內至誠聊以為異日覩
物鑑心之資而已特達此上

二十日陳哥来見余謝兩渾厚意陳哥曰爺〻見公
子書及玉杯大喜歎大〻問鍾贈之余云小者尚不肎
受況於大乎爺〻始悟觧其佩用諸種以為贈曰庶
其歸後覩物思我也爺〻極忠直與人交不二心
與公子雖旅次一見已心許如舊識公子不可不知

此意也余曰爺〻無所求於余而待余若是之厚豈不知感且余此行專為遊觀其樓臺富貴之象豈不願一觀但不便不敢為躬謝計幸君為我致意陳哥曰爺〻亦知公子不安不敢相請且近日以皇后幽廢宗親皆憂怖不寧無暇為一會期余曰愉王死後爺〻當襲封王爵乎陳哥曰愉王之父王雍正帝之兄也年長當立讓于帝終身盡瘁王室以此今皇帝亦愛愉王如兄弟愉王有長子不肖帝屢戒之終不悛王白于帝竄之北方爺〻王所鍾愛帝亦寵之襲封明矣但爺〻屢請王赦其兄王終不聽爺〻每以為恨爺〻真忠直人也又曰爺〻每稱公子為可畏

余驚曰爺〻何故畏我陳哥笑曰以公子禮性遇人
余笑曰余以爺爺愛人下士為真可畏陳哥亦笑石
化龍陳哥甥姪也年十五雖眇一目頗伶俐亦夆天
主書每來余處語兩潼事及陳哥拜天主事二月二
十九日招化龍給一墨以壯紙一束墨三笏令傳于
陳哥有閒陳哥來謝贈余以玳瑁箸二十双余復以
畫扇一把報之陳哥曰爺〻當朝貴人也余忝與之
友公子又東方貴人也吾雖不敢說亦有朋友之義
吾老矣不復與公子遊他日公子奉使中国與爺〻
相見幸無忘我悒〻而别